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陳公九十序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吳太母壽序

譚母魏孺人五十序

湯祭酒五十序



袁太母八十序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大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爲子長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

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無以爲也子長之爲
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太君豈自知
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子
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齋志長畢髡彼
兩髦寶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畀一日未
亡人太君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
亡人提三尺孤以卒事兩老人間左族右刀
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諒於天只蒸至今日

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
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太君者子長
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齋志長
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
間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
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
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
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

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起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一日猶難況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異謝曰以不肖孤

孟浪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子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晦之心也聞微挾幽予人以名者不朽之言也今太君不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信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

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君不必子長母也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龐灑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所取於造化者必專且厚而予之者必久而博

金陵古麗侈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洩而將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里之三尺童子甞隸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歷代五都六述置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道而能之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

廬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
爲翁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
醪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
淳固龐灑之氣散焉無復有幾而獨存於一
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蓋有異數加禮焉雲
間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仲醇曰
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僦屋而居期滿年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仲醇曰然若僦屋者
不得罪主人謹身洽鄰主人愛之多住幾年
亦未可知此任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儼然
有此巨室廣廈萬間抑豈不欲使人長處廡
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所謂僦屋百
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厦屋貯
翁長留爲廡下居人得榜樣久而安習而忘
鵲巢魚筍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
乎鍾子曰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爲翁壽焉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受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本
要以遲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天之予
是人也有期有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如
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溢於數外者也幸而
及期予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數外自非天
之所私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時日
已過厚其息以酬之雖予與受者亦以爲常

而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爲可久喜於爲
造物之所酬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
過其期者何也蓋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知
者年也令人人知有大年上壽亦何所不可
待而必爲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魏士爲母
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爲
先子爲名儒爲廉平吏其從士爲先子令於
粵也脫重囚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違直

意以信其所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蓋有隱
德特操高識焉其受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
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以酬之者是宜
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七人皆
天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已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士爲
有士爲爲之子不必其遽有孫孫不必復有
子而太君皆身有而目見之又若或使其大
年上壽皆足以待所謂過期而予數外酬之
者也卽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骨邁往法當
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成進士在他人不可謂
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
與予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愀然曰吾母劬
勞聖善年踰四十而始有子子年三十六而
始通籍官三年而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
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自士爲宜爲此言

而非太君志也太君非凡母也古賢母之戒
其子也曰吾聞以善養不以祿養推斯志也
卽過期而無所予已自安之況以時之久近
數之盈歉動其中乎予與士爲居官立身志
業相成過失相規誓以榮衰早暮置之度外
而未免各爲其親屈然而士爲之母非猶夫
人之母也必不以欲速爲士爲累語曰枉尺
直尋羸糧躍馬惟恐後時趨時若鷲鳥猛獸

之發願與士爲交捐此意世以滑吾以鈍世
以競吾以恬世以奇吾以平世以刻吾以恕
世以比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
需世以汰吾以嗇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之
觀太君事事皆得於遲卒亦無不得而天若
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待是其意似
皆出於溢其數以酬其過期之予者無論士
爲耻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

意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也
惟壽士爲母爲士爲壽其母與子爲士爲壽
其母者可以此言進也

吳太母壽序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七十於是
楚之官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拜焉欲
徵其母德以介言明仲感然而辭是非明仲
之意而太君意也蓋明仲致太君之意以爲

明仲先子負獨行隱君子之德生未及受載
筆者一字之褒使其聞於世婦人何德使諸
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是
言其胸中所無也子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
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
胸中所無者以壽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
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其
斯爲明仲所以壽其母與人所以壽明仲母

者也且諸大夫國人今日欲有言者凡以壽
太君耳請卽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
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畢意事主處不
諱之朝而欲竭其款款之念無以有已無以
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
或抱蹻蹻曼曼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進
退之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太君年七十保
艾爾後有子七人子復然夕膳晨

羞不尚有人自明仲之爲給諫也天下以爲
真諫官明仲方歆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夫明仲之言其行者業已爲功
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明仲不可謂不得其
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也猶其就養
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右於
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言
使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

振振之所謂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
修視其所享太君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
不可得然則明仲雖上承太君之意不敢以
太君之德聞於人人之爲明仲壽其母也不
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爲人子之
善揚母德者未有如明仲者也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

惺讀陶士行母截髮事悲其志謂母之勵其

子以結友篤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仕
進爲始終而已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
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
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決不能
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
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值而
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
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

者也自其尊公豪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士
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賓客之間尊公沒
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欲所爲無
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聞蔡敬夫
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
仕宦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皆
合乃譚子非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
之友譚子也又若越此而時以山水詩文賓
客之趣廣之夫數者去進取甚遠然譚子爲
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之於其
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
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
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茫然謂譚子
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
不能無罪焉卽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
而母獨信之曰此真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

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揆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亨宜可以是以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棄其母。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憤且誑。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上有賢母素也。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皆

有以其命諸子析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習世務。潰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賞文析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卽長如此。可不富貴。是其特達真實不羣於一切虛名。文具有此識力。其於子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友。真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

真棄去焉譚子優爲之聽譚子爲之者其
優爲之然安有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
之止者然則譚子與其諸弟策名清時了經
世事而後行其意卽不必以此壽其母然爲
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世之
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
者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
進取之外者爲譚子與其母者有其志而可
矣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
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穉原
以文交於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
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
須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
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一

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
之循資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
矣無足言者使湯先生異時得爲宰相其於
今世之爲所欲爲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
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濟使國家交收
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何事也其
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而
止不則欲其擁戴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官

大位而止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人塗
其耳目而束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卽
微湯元生世固不能聽之矣其才而稍質且
愨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人而可大位也
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
係於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
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
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

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
實以一人始至今年丁巳先生才五十耳使
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者爲先生惜
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去且
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
志矣彼僞且險者空爲禍始且與先生同廢
所謂微湯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之效
也乃至才者亦甘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人
與官徇之使國家於湯先生與去湯先生者
俱不得其用嘻其甚也此可爲去一人而爲
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耳
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袁太母八十序

曰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
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
之可入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

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
引目沈壓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
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
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
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
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䟽理之議部覆
報可要以見引間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
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密

而恕當事者用首議之人往視厥事遂晉公
憲司䟽理鹽法法有瘳矣乃私憂者猶慮絃
轍已熟窟塹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撻劑
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
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中
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
手皆從靜慧平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
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

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畫於先事也予誠與公早至一日使予言早雪一日公獨以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幾用國家運數與商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而太君亦起令之任曰勿以我故乏王事老婦猶能恃慰待兒之得當以報也公至定爲綱冊輔部議

而行之其旨在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問其害使國與商先嘗吾法之利而蠹國與商者欲害吾法而無所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往焉蓋受事四日輸者十四萬今未及暮月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援命於奸國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有德商何以昔通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

利也依人情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於逋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逋固不可得禁之勿輸賞之使逋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害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撻剔而置身無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䟽理之效如是太君亦復從容歲月以至八十視息愈善此固太君之子用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導迎家慶而又於裕國通商之外留一往和平寬大之意於以養其志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爲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母以寬榮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脉商命所係所願保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錫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肅然其於士之文之人當於意

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胷中眼中手中臨期使
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
之間威儀齊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
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卽其人也明
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
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
戌舉進士通籍戊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
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

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
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真不能與於此
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
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
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書
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承錮望賜環東
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
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

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
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
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
使天下羣失職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
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
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
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人修
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

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一日
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
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興盡名與實兩無所歸
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謂山澤中作用無
一可信而猶有真文雅真風韻固先生以
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
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
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

之陰霽而卒無改於山故山者閱人事物
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閱者也靜
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且
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毀榮落陰
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是謂至靜
則壽山之象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又四 贈賀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贈唐仲言序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方母八十序

壽馬太公序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序又四

贈賀

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
無裨於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
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

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蓋必平日博於讀書
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
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
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
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
非一日之積也旣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
本領乃可更學士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
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摺

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款令其一日之備
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旣失而前途復無所
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
亦漫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
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
文爲正而但求免於罪則其害且自文體漸
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伯
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夫

志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未歸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閑而取必於往
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
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
燕趙也今永啟爲之母矣吾願永啟之所
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
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
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

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
至有戒闈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
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
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原其
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
從事焉而已永啟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
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歲之
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

得經久實用而後已况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啓之必不出於此也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五歲而瞽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之以其所

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又注古之爲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爲詩文及注古之爲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旣多其體旣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爲主旣已剖析疑義欣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問其

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
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
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
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烟之句予悽然爲誦
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爲憫默心酸久
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
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
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耳
無聽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人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已也轉以誦於
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已而自爲誦者難矣知
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
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
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者
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
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爲仲言者亦誠

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也成者總始終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其官之始終也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其成孔子曰三年有成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十也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蓋三年於千乘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也若夫三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年而千乘積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年之名地不一官民之有其官者無三年之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

宦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彥章先生高才奇
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
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仲
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
者獨計遂安窘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
官其地卽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
之君令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之
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而
已也奚以明之凡吾所以治吾民者情耳本
稱令曰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截然上下
之分而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去其
懷吾官於其地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
達科條未究周澤未洽卽身在於是而其中
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亂其方寸
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暇且整也難
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

不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已君治遂安未幾名
實施於上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惜思有
以易之遂安士民如失父母攀留之切辭淚
俱下君亦竟留予以爲非遂安士民真能爲
留而君之真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所
謂父母之心也情也子之生也未三年其肯
免於懷乎讀君之詩蓋高才奇趣曠朗人也
非惟不薄爲邑令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生
聚教訓皆有本末居之無餘行之以忠三年
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今日爲
令一邑之事也他日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
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
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責成
豈外一邑而得之哉抑先輩有言循吏易作
詩豈可假人乎此殆詩人套語耳世有真詩
自有真循吏元道州史治予嘗以爲從信也

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於情也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可無者此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乎其如此也凡妻子以榮枯寄人者也家溫身寵掇汁割榮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世之

爲壽士者必且立聲譽矜氣節喜交游好文章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仇而去身家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世故有婦人而別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者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平者世所謂落落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又負異表委須過勝一稱曰唐髯云自其爲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儒人以

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之色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其自喜爲奇日益甚間關二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士與予同舉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是時始通籍途徑出而議論興欲有所中其異已者辭連及君平坐以秩宗法同舉者凡若而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平曰吾未讀君平闢中文然豈有髡如乃公不作進士者蓋深悼公道之不足恃不敢言及於文無可奈何而庶幾於君之相此歎世之辭也無何欲釋憾於計事又以考功法中之得譴調公論屈之予則謂髡公必通於官蓋不敢恃君之作人與作官而又庶幾於相蓋亦當相之意也云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食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改苦食淡佐

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吁
言矣吁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
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氣節交游文章由
水之好君平初艱於嗣恣所置媵而孺人竟
以四十餘先諸媵有子諸媵又各有子環堵
之內意豁如也久之君平卒豈惟文與官不
足恃哉相亦不可問矣君平卒後事益明益
益定使君平在何憂於官雖然予以爲天生
奇士不有奇福必有奇窮士之窮通自有出
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人
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撥汁割
菜卽君平今日在孺人今六十相對老矣其
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爲奇士婦又爲奇士
卽不通於官若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
見故予於孺人之六十旣爲說以觴又重有感也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鬪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
爲職方也最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
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言之務
求得夫惺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
所不知者也鬪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久矣
孟旋之言曰吾母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欲一
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飲六奠一名
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雖
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吁此孟旋之深知其
母者也至情莫若親之於子古稱知我者不
在焉親固有之子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
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
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畢其
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
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

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年計者寒
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觀之
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敢自
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賡無榮寧
苦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
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道與百卉
異也然山之於松栢也不以百卉之榮責其
質不以百卉之甘責其苦不以百卉之巧之

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栢得全其精神以與山
終始是松栢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
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之
才爲之于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
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晚
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亦
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
而坎坷歷天下境變以汰練其心以返求於

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有
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有
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
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此
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聞然君子不
易知聞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
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敢自
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盡
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
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旣得盡
其所以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
知爲孟旋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
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轍遊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

得以布衣召試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
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有名於世其後軾成
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
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于瞻之先不知其父
視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
予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今南
民部馬冲然最少而弱冠耳撤闈之後冲然
尊公刺史玉臺先生投刺入見其人惇敏長
者福德人也尋身送冲然計偕又與予見於
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與俱歸讀
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冲然實任吏
也已未入對成進士授今官而予亦以崎嶇
暮途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冲然鴈行
署冲然之爲民部而司儲也精警與吾友
崇相稱爲雙絕而欣適過之人以爲有氣
云持籌會計之暇日從予論文之

冲然也所謂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者然亦
或知有予文而鮮知冲然者雖其沈晦靜
耻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也夫
以冲然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遠有
於世况其父乎冲然每爲予言公作吏持身
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吏獨行何以過焉雖
冲然不出予門予猶當知海內有馬先生其
人者豈必因冲然而後識其父哉公之從其
子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爲散吏非惟
予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永叔能名人
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
於旣識其子之後雖公父子沈晦靜篤不欲
遽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望有厚薄度量相
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冲然以 覃恩晉公
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儲胥爲軍國司
命止冲然勿休沐歸省冲然乞予詩侑觴

遂應之以文予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手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爲醫者其人何如而

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摠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

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庶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不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尹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予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觀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值予病也相見悲喜歔歔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在

更醫狀曰子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子所以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子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况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飲食之豐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

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感以予息之平改
爲欣感予不自有其凶吉以君顏之悲愉爲
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面目意
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
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性
豪逸住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卽貴賤造
請戶外之屨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爲
異去住之候凡兩月而後有瘳猶記君

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人急急乎欲得予一
文以歸冀門蓋以予揮筆之日爲君停手之
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
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黃魯直得良藥
以飲病者或曰惜子所活皆庸人耳魯直曰
有不庸者領一箇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
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則還之庶幾風夜臨
淵集木不自屑越以求不爲庸人是則予之

所以報君者而已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代

官於南曹如家食也而禮曹爲甚然亦有時
思爲休沐計者其亦曰官而如其家者之快
不若家食而官者之尤快也不佞待罪南司
農視篆禮曹祠部郎晏子適有休沐之請不
佞有難色謂國家多事近奉 明旨嚴告諸
卿貳各率其屬守官勿輕離其局子之蒞政

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某之歸謂父母
七旬父又過二而某獨子也烏可以勿歸不
佞矍然乃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食而官
者之尤快而思以遂其私者也乃如晏君所
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
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
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爲晏子合
詞而乞予言歸爲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

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三子
子請徵言於三子者而不佞擇焉晏子以其
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曰
大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
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言
之伯鸞孟光不聞有子王霸與其妻有子而
黃頭歷齒而皆以獨行特著封公幼而岐嶷
長而彬彬文行其配實佐之當其見賞於從
兄都諫公與侍御放公也斯時豈遂有晏子
今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耳次袁子
袁子曰中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
或因其子而有聞於世者桓冲過劉麟之因
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
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國
史而名不出於里閭積學篤行食報不於其
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矧知者

翁之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古之人
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以
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少
以爲喜愠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作熱官
晏子成進士爲莆中司李翁與其配屬以治
獄哀矜勿喜食其冰蘖如三公之養以晏子
爲吏卓異如此彼今之顯擢據要津者視晏
子何如哉乃晏子落落南曹翁與其配非惟
不少怏怏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予同舉
視莫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
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
親之志哉向使其親本無此志晏子又
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
之言何如不佞拜手颺言曰羅子與鍾
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爲言
言者宜知是袁子之言所謂不佞

子人之爲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
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爲二尊人觴觴已及
期而之官官於南曹如家食然無寧使人謂
官而家食是亦二尊人之志也

震秀軒文辰集目錄

記一 山水一

中巖記

修覺山記

浣花溪記

游浮渡山記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記一山水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
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
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

籠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
月樓樓趾齧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類由
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爲
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
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崖
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
而微頰潭漱其脛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
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僂而入
如行牛角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巖爲
千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
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
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
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
流杯池一日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
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曾直大小二石刻壁
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

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緣磴行輿步軟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
度可四三里乃復睹前鏡巖佛像須眉歷歷
可數才隔一壑尋樅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
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夾
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虧蔽壑中若蒼藻老樹
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
峯暎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裒益
避就准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
議又行里許踏蹬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
三石笋不遠所謂諾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
鑰扣石笋笋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鍾子目
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
脉皆當爲笋笋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空
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是也
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刹雖一居之內前

後寢纒纒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卽摩前頂石笋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笋屹如浮屠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笋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者爲石笋耳笋上宋元刻亦多俗書災石者亦復倍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曉霽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諾詎那尊者畢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遊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說返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叢

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
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
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
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
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
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
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峽策登
焉所從徑裏山石之覆者爲巖亂整枉直各
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
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積渚或圓
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亂
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
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
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
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
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
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
純駁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鑿井一井置
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
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着且甚
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
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

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矗然頰江者曰
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
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稊
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
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
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
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削壁者卽今着所
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

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
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
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
恬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
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鈞色如鑑如琅
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濛濛迴城下者皆浣花
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期以
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
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亭室
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官以西流匯而
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謂
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木
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
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

此則武侯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
乃觀浣花谿迺廟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
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
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
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
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
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也
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歿浣谿可老患難之
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
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
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禹曆辛亥
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
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巖折喧溢迫暮
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

峯歷會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
戶焉曰華巖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
相背起華巖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巖此
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廬江令章章甫道之
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
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汊河去山十
五里已見橋山橋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
橋也行數里卽柵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

明鏡塘卽金谷巖閣倒景也仰獅子石傍類
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
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
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
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姓金
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頰抱龍峯置屋
整最當山之豁處縣濶數道高寒覆人稍
則滴珠巖卽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

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腰有石罅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砢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鷄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虹井綠蘿菴矣舍之及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

晉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卽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險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牆山元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鷄洞圓朗壁上其下卽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厨煙時從洞

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
始見檣山雙塔映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
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卽遠錄公與歐文忠說
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豁處望檣山則蓋
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
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齋
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
卽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

鈞與黃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事詳
金谷題壁中巖內石口枕易泉曰活生縱橫
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
垂石覆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關
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屋
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
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卽雷公洞矣舍之西石
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偃仰如龍石苔鱗鱗

如昂首橋山天矯欲上從此下舟中則往華嚴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嚴便僧寂教曰不可宿華嚴卽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以往諸巖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教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從洒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遶胡麻溪入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海曰海島巖而上得蓬壺洞會聖隔嶺在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檣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卷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豁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嬪大花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青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澗

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
盈山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遠
雲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思理磴盡
升嶺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
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
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
望雲錦廊可卽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
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
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已從浮
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
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
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
龍峰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
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且中
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舁中道至華嚴寺望
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

益盛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
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
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道古
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道
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折則垂虹井巖
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
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
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

榜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踏蹬竹石鉤
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
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勸
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
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蒼蔚
十五大字於石反至首榜徑已夷矣乃遊人
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巖
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

此終之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不
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
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
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
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
峰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
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
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
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
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
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
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晚翠諸處
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
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
失而僂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隱秀軒文辰集目錄

記又一 山水二

岱記

關里碑畧記

隱秀軒文辰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記又一 山水二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
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
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

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
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
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然
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閩林茂之古度與
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
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
里行二十里而後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
以四人腰輿背徂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
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意爲岱岱
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
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
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
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
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
之二之而又一之實倣物也過此則歇馬
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

閣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
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遠者曰黃峴降而至
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
門然計其端與嶺畧相亞乃更數上下復闕
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者
五大夫松在焉且官而已至朝陽洞岱過半
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
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

橋也至此反能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
得坐而臨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
峪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
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即
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
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
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
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

廣可四三里念輿差逸而聽於人且神
與形勞正每勿寧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
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
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
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
行如蠚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
者更端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
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憇於署
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益莊
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
頰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瓜面面岱亦無以
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
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
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
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
四年御製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間然

先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蕙頰書頌俗子以
大字奪之悲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
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
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
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
之題石有風定烟歸目恬心霽二語門可
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予自題云立石
如扉下視楂枒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濞預石
峙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越觀
峯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
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
碑碑無字作無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
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巖上欲往計其遠
可專一日遂不住宿焉風甚而月作宿頂
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興於東非夜氣也以
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

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
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
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海所夾水
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白白斯定定斯圓
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
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
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署作觀日歌
乃觀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

疑其整玉女池石甃之肅焉冲照稍憇定黃
華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
者丈許三石凡鉤連而橋焉橋傍石如砥坐
而望汶洋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榭雙
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祝橋加危焉欄
之其上礪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
經日觀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
玉皇頂不入北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

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仞松腋之左左而生
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
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寄題
曰莽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則
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
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
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
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處

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足如水簾
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
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弭整可屋屋之屋後爲
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
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
蔚奇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公徑而
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中反
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傲

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嶺中其聲趾趾
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
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而
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
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童指其
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身崖梁者曰
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
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

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實
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
者壁闌爲澗折而壁複焉則澗在壁外至黃
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覆
曲且邃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
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
覆所謂水簾者泉扼於石冬澗之劣得不解
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

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寔爲之
勸登弘獎題畢而下複其徑得石經峪焉石
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
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
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着念
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率
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
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
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觀五花益登岱始事降
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岱終事鍾子
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
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
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
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
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

徂徠諸峯乎於水不敢言海也斷自汶
泮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義黃也斷自
虞狩乎於石不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
石經乎遠而疑勿寧近而信

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人師其智
移而之冢冢不可見矣疑之以所不見
者淺疑之以所見者深也予作無字碑
詩曰民不可使知亟亟欲其愚噫譎而

勞哉

帝王文前代鮮佳者明 高皇帝征蠻

告泰山文畧云但欲瘴癘之方化烟嵐

爲清涼之氣又云予未敢輕告上帝惟

神鑒之爲予轉達又云萬翼神靈轉達

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烟嵐 御製代

山高文畧云影照東海巍然而柱天又

云冬則寒氣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

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又云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條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又云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又云蓋由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文輝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雕鵠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昇峯大哉王

言高厚古直自不必論其造語森秀思路崎嶇出其餘以作遊記夫豈文士所敢望

應劭漢官儀非記也然而人不能爲記矣今其語爲人所稱引者姑置之如云石壁窅昧如無道徑遠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地樹乃知是人也又云初上此道行十里

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膝酸
然遽頓地不避燥溼前有燥地目視而
兩腳不通其心目之靈手口傳盡且讀
且思爲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人道也
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尤不
易古今泰山自李斯碑後有古於摩崖
銘石經者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告
守者審定佳惡自當別論至其古不古
一覆其時代而得之初無難事請從元
宋以前雖不以爲佳亦念其年壽而保
存之如蘇頌書頌奪於林焯四大字然
當去其字仍大署石云此林焯毀蘇許
公碑頌處明正其刑以告愚忍者後有
所犯按所壞碑之久近爲其刑之差可
也

摩崖銘銘因乎崖石經經因乎石崖

石之奇奇於不礪也予之奇夫經也何
以過於銘銘豎而經仰崖與石爲之也
豎斯壁壁非碑而疑於碑疑於碑斯恒
矣然猶賢於碑也仰則地耳地而經烏
得不奇碑不如壁壁不如地書之恒奇
不於書而於崖與石事有不可以理求
者至理存焉

遊何以不及西天門後石屋也人人而
言登岱也西天門下矣石屋又下矣烏
乎登登非不下下者十八盤耳下西天
門下石屋不成其爲下下而又上而又
下是其爲下上者二而無與於登岱之
數也有事於岱者一上下之爲多而二
乎哉

嶽宮有石刻十六字蓋萬曆辛丑歲洛
人李士登筆其文云登岱顛兮色尤

紀想太初兮山生之始高深簡遠似漢
人詩今人作岱遊不知豫儲幾千言以
往而十六字外不肯益一字吾最畏服
其立想之孤而自作岱記未免至二千
餘言詩若干首內省媿之歸檢仕籍君
爲河南洛陽人舉萬曆庚辰進士官至
大叅生嘉靖癸丑長予二十餘歲耳予
不遊岱遂不知世有李公吁詩文寧小

而不見知於人勿多而不自慊於世
固猶有人哉

關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關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
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
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
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
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

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
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卽融父有
曹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
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
爲元常亦非也唐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
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
撰文張庭圭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
而廟碑定以篆隸爲莊不敢自用虛心敬事

如此碑皆弭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
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
故吏姓名出師一手篆額皆妙榻者槩未之
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上存碑制
畫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
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門
予強榻之不數年無孑遺矣宋元佳手甚多
宅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牆壁

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
而此獸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
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
有力焉吾友王永啟將督學齊魯因此數物
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二石吾尤爲告
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
記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由
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搨之釐爲數

卷曰闕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
車也

隱秀軒文辰集

隱秀軒文辰集目錄

記二園館一

尊聞堂記

梅花墅記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閔

記二 關館一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做人以所不聞則必取於意
要恥景事新妍字語險晦者以爲佳吳德
之名其堂以尊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

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吳子
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堂有友朋焉
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若而
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
圖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
予以辨學取諸集以敷文是以言聞者也登
其堂有器玩焉若訶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
盤以去垢若欹器金人以持盈守訥是以器

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有離索寡
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乎
道一物之警於心而沛然有所合恫然有所
艾如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
人所習聞者人所習聞而已創聞焉則異
之彼習聞者顧反玩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
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
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於曾子而重

述之董子於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足
於奧博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人之
旨非六稅之科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
以正誼明道而絀功利正身率下家居不問
產業抑何澌澌也若董子者真尊其所聞者
也苟第驚於奧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則何
不取於所聞之要眇新妍險峭者以名其堂
而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以所不聞而
不能行人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梅花墅記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
氏皆園也烏乎園園於水水之上下左右高
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
爲渡豎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
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

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
爲園此人情也予遊三吳無日不行園中
中之園未暇遍問也於梁溪則鄒氏之惠山
於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
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於水
園於水而稍異於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
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
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

江江之名復見於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予以
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遊此許爲記諾諾至
今爲天徵幸因予日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
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
竹於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
遊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
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鳴墅外數武反不見
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

扉垣步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
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
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
脩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詩曰閉門
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曠閣所上磴回視峯
巖岫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
見廊周於水牆周於廊又若有閣亭亭處
外者林木荇藻竟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

攬然不可得卽至也但覺鈎連映帶隱露
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
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寒渡曾不漸裳
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
小西洞憇招爽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
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
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
之予詩所謂脩廊界竹樹聲光變遠

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
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
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映閣乃在下見立石
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於
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緣朱
欄得碧落亭南折數十武爲菴奉維摩居士
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爲漾月梁梁有亭可
候月風澤有淪魚鳥空遊冲照鑿物渡梁入

得閒堂堂在壑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
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
映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
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
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籞爲蝶寢君子
寧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
亭曰滌研始爲門於牆如穴以達牆外之
閣曰湛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正不必

斧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
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
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
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清嚴景
蕭月不輟暄妍予詩云從來看園居秋冬兼
爲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
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想備之欲易其名曰
貞萋然其意渟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清

菴終之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三吳之水
皆爲園人習於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
園皆水人習於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乎園
乎難以告人間者靜於觀取慧者靈於部署
達者精於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
見君閒一橋一亭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

爾

隱秀軒文辰集

